

歸

馮玉奇著

長篇社會
言情創作

歸

上海大明書局印行

版權
不准
翻印
所有

著作人 馮 玉 奇

校閱人 周 曉 光

出版者 大 明 書 局

發行所 大 明 書 局

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

分售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第一版

—— 序 歸 ——

光陰真快，離開「征」小說問世至今，匆匆已有二個月了。讀者們對於「征」裏面所沒有結束的故事，大家當然是非常的着急，都急切地希望早點知道這書中人物的結局如何？所以紛紛來函催促出版續集「歸」小說，如雪片飛來。大明主人陳君，亦至性人多情人也，他一面固然要報答讀者們的雅望，而一面却是爲了書中郎露茜小姐，向我請求，能夠把「歸」早日編就。因爲他關心郎露茜的生死問題，在他心中非常同情。覺得在滬戰開始之時，類如郎露茜之身世及遭遇，必不乏其人。假使把她委委婉婉，曲曲折折的寫來，真是悲感而淒切，一定使人可歌可泣，能一揮同情之淚。但當我落筆的時候，却把郎露茜忘記了；我竟沒有寫出來。其實我也並不是真正的忘記，因爲像郎露茜這麼惹人可愛的姑娘，她的遭遇既這樣悲苦，那麼寫下去，必定是苦盡苦絕；所以我作書的也有些不忍寫。與其是讓她活在世上受苦，那倒不如讓她死在敵人炸彈下炸死了比較爽快嗎？但陳君不以爲然，說郎露茜若就此而炸死，那確實是太以令人懷念了。希望我抱好生德，筆下超生，把她挽救過來罷！我見陳君多情若是，遂也不得之不得不再來續一下了。我想讀者諸君也都是多情兒，雖然感到一續再續未免有些拖泥帶水的討厭；但爲了這位美麗而溫柔的郎小姐，恐怕大家也會感到一分兒同情罷！

長篇社會
言情創作

歸

馮玉奇最新著

八一三戰事爆發，日本軍閥曾大言不慚的發表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佔領上海，但事實的展開，却經過了二千四百小時之久，日軍以六次增援，仍不能進逼寸土。中國軍民，士氣大振，將士奮勇殺敵，人民後方工作，全國一致，長期抗戰。日本既不能逞強，遂抄襲後路，企圖瀏河登陸，兩軍浴血激戰，我軍終因寡不敵衆，三軍盡皆犧牲。瀏河登陸，寶山縣城危急，駐守該縣之姚營弟兄，遂亦與城共亡。如是而後，蘊藻浜，張華浜敵兵遂都趁機登陸。楊行，廣福，廟行，都有激戰。守了六七日，不得已退至大場。後因日兵在金山衛登陸，進抵松江，我軍前後受敵，當局不忍熱血健兒作無謂之犧牲，遂傳令西撤。但尚有八百孤軍，與敵人作誓死戰。故八一三滬戰一役，在抗戰史中創造了最光榮的一頁。以門戶洞開的中國，日方尚需增援六次，至相持到三個多月之久，若不是金山衛登陸，恐勝負真難預料。故我謂一個到底是雖敗猶榮，而一個究竟是雖勝不武。

自從國軍西移之後，上海便形成了孤島。然而孤島上的人們，都是醉生夢死的居多。所以畸形的發展，彷彿雨後春筍，會更加的比戰前還要繁榮起來。如此過了一年，日軍進佔租界，偽組織也相繼而起；於是一般可憐的小百姓，在水深火熱的地獄中也只好忍痛含淚過着

非人的生活了。

羅淑嫻在滬戰的時期內曾組織救護隊在戰地服務；後因受了微傷，回到租界醫院裏來醫治調養。等她傷勢全愈之後，不料國軍已經奉命而撤，她也只好回到家裏來過着苦悶的生活了。那時候她心中記下的就是這個諸葛雄，從戎以來，起初尚有信息，可是也絕不寫明他的地址。但事到今日，一年多了，却反而音訊全無，彷彿石沈大海。淑嫻愛心煎煎，只怕他爲國捐軀，凶多吉少，因此終日悶悶不樂，愁眉不展，連睡覺吃飯的心思都沒有了。

這已經是初冬的季節了，天空老是陰沈沈的，好像一個心事重重人底臉兒，始終見不到一絲笑容的樣子。西北風吹着整個的上海，街上的樹葉兒都紛紛的飄飛，在這劫後的環境裏，使人更會感到了無限的淒涼。羅淑嫻披了一件厚呢的大衣，正從外面匆匆的回來，經過小院子的時候，聽會客室裏有人在說着話，這話聲有點異樣，好像還有日本人的口音。淑嫻心頭別別亂跳，遂悄悄地走到窗口旁來，側耳細聽了一回。只聽父親的聲音，在說道：

「我的年紀老了，已經五十朝外了，一切辦事的能力，又非常的薄弱，所以……恐怕有負重託。我的意思，還是請年輕的人來担任吧！比較可以辦得好一點。這些我覺得很抱歉，還得請你們原諒才好。」

「羅局長！你何必大腳裝小腳呢！況且你是老局長，這一個位置非你來坐不可的。我們這位武吉隊長是最爽快不過的脾氣，你要推三阻四的顯出娘兒態來，那就叫他心裏不高興了。」

這個說話的人大概是甘心做走狗的翻譯，他有些勸導也有些威脅的口吻，向羅武智說

着。淑嫻在窗外聽了，心頭的跳躍，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。由不得暗暗的罵了一聲該死的奴才！這千刀萬剮的走狗，虧他說出我們這兩個字來，簡直把他的祖宗都忘了呢！正在恨恨的想，聽爸爸的聲音又在低低的說道：

「金先生！並非我故意的推三阻四不肯答應，不瞞你說，我最近以來身體也不大強健，三頭兩天的生病。醫生囑我不能辦事情，必需靜靜的休養才好。所以我的意思，能否給我再考慮幾天？我一定可以給你們有個圓滿的答覆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，阿拉相信儂，儂一定肯出來幫忙。羅局長！儂休息休息，阿拉過兩天再來拜望儂。再會，再會！」

這個武吉隊長說着他生硬的中國話，表示非常和氣的樣子。淑嫻知道他們要走了，遂連忙閃身躲入一個牆角裏。偷眼望去，果然見爸爸送着兩個人從會客室裏出來。一個是穿軍服的日本人，還有一個西服青年，當然就是爸爸在叫他那個姓金的走狗了，淑嫻看他們走遠，方才步入會客室裏，蹙了眉尖兒，却在室內團團的踱圈子；顯然她內心是表示這一分兒憂急的樣子。

不多一回，羅武智垂頭喪氣的走了進來，他的神態有些愁雲層層，好像有說不出爲難的樣子。淑嫻於是低低的叫道：

「爸爸！……」

「噢！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羅武智低了頭兒並沒有發覺室內有着人在，猛可聽了這一聲叫喚，他會吃驚得向後倒退。

一步，抬頭發現了淑嫻，方才又鎮靜了態度，喘了一聲問。淑嫻在沙發上坐下，很憂煎的逗了他一瞥哀怨目光。說道：

「我剛回來，爸爸！他……他……們走了嗎？」

「孩子！你已經聽得很詳細了嗎？那很好，這件事情，我真有些委決不下，所以我倒要跟你商量商量。」

羅武智也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下，他取了茶几上煙盒內的雪茄，把嘴兒咬着煙尖頭。淑嫻見了，很快的站起身子，坐到爸爸那張沙發的靠臂上去，一面劃了火柴，一面給爸爸燃火。說道：

「爸爸！其實那是用不到什麼商量的，我認為毫無考慮的餘地，這是萬萬也不能答應去幹的事情。」

「我當然也不願幹囉！但是，他們逼着我，威脅我，恐嚇我，我簡直沒有了辦法。因為不答應他們，他們是決不肯放過我的，說不定會害死我，這……這……叫我如何是好呢？」

羅武智愁眉不展的神情，一面連連猛吸雪茄，一面有些哭笑不得地回答。說到末了，把兩手一攤，還深長地嘆了一口氣。淑嫻忙道：

「但是爸爸若答應了他們，這漢奸兩字可不是玩的事情。這好比一塊雪白的玉，遭上了一個污點，從此以後，便要遺臭萬年，給後世人的責罵。爸爸！你難道願意做這樣不名譽的人嗎？」

「我何嘗不是這樣想？但一個人性命終也要的，照你的意思，難道叫爸爸給他們活活的弄死嗎？唉！這……」

淑嫻見父親無限怨恨的回答，他除了嘆氣之外，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。於是蹙了眉尖，也表示爲難的神氣。遂拍拍他的肩胛，低低說道：

「爸爸！你也不要難受，無緣無故給他們弄死，當然也不甘心。我們終要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，……哦！爸爸！有了，我的意思……」

淑嫻凝眸含顰的說到這裏，却又停止了不說下去。站起身子，走到室門口去張望了一下，見沒有什麼人，遂又走到父親身邊，附了他耳朵，輕聲地說道：

「爸爸！你還是在今天晚上悄悄地逃走吧！他們找不着你的人，當然也死了心，只好請別人出場來登台了。你說這個辦法好嗎？」

「這個辦法好是很好，但也有兩個困難的問題。……」

羅武智的八字濃眉又皺了起來，他連連的吸煙，好像有所考慮的樣子。淑嫻很着急的口吻，迫不及待的問道：

「爸爸！你說的是那兩個困難問題呢？」

「第一個問題，是我該逃到什麼地方去好？萬一在半路上被他們捉住了，這豈不是更要被他們鎗斃了嗎？第二個問題，即使我逃走了以後，這一個家當然要被他們封起來。那麼剩下你們四個女流之輩，以後怎麼樣過活？你想，這兩個問題不是也太重大了嗎？」

淑嫻細細回味爸爸這幾句話，覺得這兩個問題不外乎是貪財怕死。一個人捨不得家產，放不了性命，那麼要想做一個忠貞的好人，這實在是太以困難了。因此她心頭是有些怨恨，怨恨爸爸不該這樣的沒有忠義之氣概。雖然她想慷慨陳詞，曉以大義。但一個做女兒的人，在爸爸面前，自然也很不容易說過分激烈的話，那當然還是爲了要顧全父親面子的關係。所以烏圓眸珠一轉，低低的又說道：

「爸爸這個考慮，固然也對。但我的意思，爸爸可以不必憂愁，你若今天連夜的出走，他們防備決沒有這麼的快。至於到什麼地方去？那自由區裏也許正需要爸爸這樣人才去爲國出力呢！老實說，國軍西移之後，照理爸爸也早應該跟着到大後方去的。可是爸爸一心希望安安逸逸的做個平頭百姓，以爲年紀老了，還是留在上海享享清福吧！你的意思，是不預備再做官了，但日本進佔租界，偏又來麻煩了你，所以我認爲你還是出走的好。假使你答應他們登台的話，將來也難免要遭愛國青年的暗殺等情；所以這也未始不是一件危險的事情。同樣是一件危險的事，我們應該要分析他的價值如何？倘然被日本人在半路捉住鎗斃而死，這是何等的光榮！外界知道了，個個人代爲你贊頌，惋惜，說不定有人給你流眼淚，做輓詞。何況這次出走，也未必一定會被他們捉住呢！比方那麼說，你登台後被愛國青年暗殺了，這時候不但沒有人來同情你贊頌你，而且還要大叫痛快痛快！死得好哩！爸爸！女兒很放肆，不顧前後的，爲了愛爸爸，愛祖國，所以要說的話是不得不完全的囔了出來，這些爸爸應該要原諒我，我現在覺得爸爸面前有兩條路，一條是很平坦的大

道，一條是很崎嶇難走的小路。不過那條大路的盡頭，却是黑暗的深淵和苦海。雖然初走的時候很容易，但走完的時候，終身一切都完了。而這條小路呢？雖然初走的時候很困難很難走，但走到盡頭的時候，卻會放射出無限的光明，得到名留史冊的美譽。爸爸！你應該把眼光放得遠一點，你就知道應該是挑選那一條路走了？至於房屋地產，這些家產，無非是身外之物，那是算不了什麼希奇？爸爸可以不必可惜。就是我們四個人的生活，爸爸也不用擔心，我們有手有腳，難道還怕餓死不成？……」

淑嫻的話說得真不少，一口氣說到這裏，似乎有些吃力，遂頓了一頓。望望父親的臉兒，已是漲得紅紅的，可是却只管猛吸煙捲，並沒有表示什麼意思。淑嫻有些口渴，遂在茶几上放着的那盃茶拿來，喝了兩口，望了爸爸又急急的問道：

「爸爸！你聽了我這些話，是否也覺得有些道理呢？你別老是悶聲不響的，好歹也發表一些意見才是啊！」

「我此刻內心實在亂得很，我簡直不知道怎麼樣才好？」

羅武智站起身子來，索性在室內像熱鍋上螞蟻似的踱起圈子來了。淑嫻放下茶盃，也跟着站起身子。說道：

「爸爸！你也是做過局長的人，從前不是也經過很困難的事情過嗎？你也得一件一件的都解決了。今天爲什麼要心亂？我說爸爸終要以國家爲前題，放出一點兒勇氣來，我相信你就會覺得什麼困難都沒有了。」

「孩子，你不懂爸爸的意思，爸爸並非是怕死，爸爸已經是個五十多歲的人了，難道還怕死嗎？」

「爸爸這話對極了，那麼爸爸一定聽從女兒的話，預備連夜的走了是不是？」

「不過，我也還得考慮考慮。……」

「爸爸！這……還有什麼考慮呢？一件重大的事情，說幹就幹，切不可畏畏縮縮的考慮，因為一考慮之後，那事情就會變化。我老實的說，一面是流芳百世，一面是遺臭萬年，在這一刻之間，價值何止千金？所以我勸爸爸不要懷疑，就決心的走罷！」

淑嫻的粉臉在笑過了之後，立刻又平靜下來。她覺得胆怯的爸爸恐怕要墮入了罪惡之門，她急得心頭像小鹿般的亂撞，連額角上的汗珠都快要冒出來了。羅武智停止了踱步，向女兒呆呆地望着。有氣無力的說道：

「我走原可以，但我一走之後，勢必連累你們。你們四個弱女子，沒有一個男人家給你們出主意，萬一日本人把你們捉了去幹出非禮的行爲來，這叫我在外面也是不安心的呀！」

「我想這是不會的，就是發生了這樣不幸，我們也只有一死而已。」

「你把死倒說得這樣容易嗎？但我辛辛苦苦養你到這麼大，是化費了多少心血？可憐我半百年紀，只留了你一點骨血，你若一死，叫我做爸爸的做人還有什麼滋味？還有什麼滋味？」

羅武智聽女兒簡直是逼着自己非走不可的神氣，他頹然坐到沙發上去，兩手揉了揉兒。

一面痛苦萬分的說，一面是快要流下淚來的樣子。淑嫻聽了，也由不得慘然。但理智勝過了濃厚的情感，她終於又滔滔的說道：

「爸爸！在這個年頭兒，你把生死別瞧得這樣寶貴。不要說我是一個女孩兒家，就是堂堂七尺之軀吧！說不定人家還是三房合一子，五房合一子的人，但在炮火之下，也照樣的化爲灰塵哩！所以死倒沒有問題，只要死得有價值，這就比活着更有意義得多了。爸爸！我知道你疼愛我，但我不願意爸爸爲了疼愛我，而做一個被人萬世唾罵的漢奸。這是多麼的無恥！多麼的不忠呢！爸爸！你還是聽從女兒的話，快點的出走吧！」

淑嫻一面說，一面走到爸爸的身旁，連連搖撼他的肩胛，是催逼他走的意思。羅武智呆呆地想了一回，遂點頭說道：

「好的，我就聽從你的話吧！那麼我叫你大姨娘給我去收拾收拾應用的東西，你也回房去休息休息。」

「爸爸！你有這樣的決心，這才不愧是個中國的好男兒哩！」

淑嫻的粉臉方始又展現了欣慰的媚笑，兩人點點頭，遂各自回房去了。羅武智回到大姨太的房中，只聽一陣敲木魚的聲音先觸入了耳朵，顯然地大姨太又在唸經了。聽了這唸經的聲音，在今天羅武智覺得有些討厭。遂大聲地叫道：

「韻芬！韻芬！」

這叫聲不大和善，帶着幾分兇惡的成分。大姨太在裏面套房內慌忙停止唸經，匆匆的出

來。恐怕武智發脾氣，預先滿面含笑的問道：

「你叫我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「一天到晚，篤篤篤的，敲什麼斷命木魚？唸什麼斷命經？這個年頭兒，還是唸經敲木魚的時候嗎？」

羅武智坐在沙發上，恨恨的罵着，還連連的吸煙。大姨太知道他又有什麼不稱心的事情了，所以要在自己身上出氣了。自己是個人老珠黃不值錢的人了，比不了二姨太，三姨太那麼的出頭。受了委曲，還不是只好把氣往屁眼裏出嗎？於是還含笑給他倒了一盃玫瑰花茶，親自送到茶几上，逗了他一瞥媚眼，有氣當沒氣的樣子。笑道：

「瞧你不知又是在誰那兒受了委曲？就拿我來當作出氣洞了。我管我唸經，干你什麼事呢？你到我房中來，也是算得出有幾天的日子，我就不唸經好了，你何必發脾氣呢？在別人家房中笑嘻嘻的，到了我的房內，就惡氣冲天，那又何苦來？我也不是一定硬拖你來，你討厭我，就少來。既來了，就不要發脾氣，也弄個笑臉來給我看，我什麼都不幹的原可以陪着你呀！我的好老爺！還是喝盃熱茶吧！」

大姨太這一番工夫真不錯，絮絮地一大套的話，倒把羅武智說得怒氣全消，反而笑了起來。順手把她拉到身旁來坐下，擰着她的面頰。笑道：

「你這幾句話是算趁此機會在跟我吃醋是不是？」

「這話也虧你說得出來，我是個三十七歲快近四十的年紀了，人也老了，色也衰了，還跟你吃醋？那也太以笑話的了。」

大姨太聽他這樣說，由不得也紅了臉，赧赧然的說。羅武智見她徐娘雖已半老，但風韻猶存。此刻清秀頰上蓋了紅暈之後，自有一股嫵媚的風韻。這就半抱了她肩胛，把嘴兒幾乎湊到她的頰上去。笑道：

「你不跟我吃醋，那你爲什麼說到你房中也算得出有幾天的日子？這不是你在怨恨我太冷待你嗎？」

「你不到我房中來，我倒並不怨恨你，因爲一個人倒也樂得清靜。我的意思，以爲既然很少碰面了，是應該客氣些才好。現在你還這樣惡聲惡氣的對待我，這叫我似乎太感到心痛一些了。」

大姨太趁勢假了他的身子，低低的回答，話聲是包含了一些淒涼的成分。羅武智這時把出走的事情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，他對於韻芬盈盈欲淚的意態倒又感覺楚楚可憐起來。遂笑嘻嘻說道：

「你也不要說什麼漂亮的話了，我知道你一定怨恨我，你口裏說得好聽，你心中是多麼苦悶呢！我知道，三十四十，虎狼之年，你大概心灰意懶的緣故，所以只好唸佛吃素了是不是？」

「不要胡說白道，難道你當我這樣好淫嗎？」

羅武智見她粉臉益發紅暈起來，倒顯出了青春的色彩。他有些情不自禁的，挽住了她脖子，却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。大姨太嗯了一聲，連忙坐正了身子，秋波又恨又羞地逗給他一個嬌嗔。羅武智哈哈地笑道：

「越老越俏，越老越騷，女人像你這麼年紀最夠味兒。韻芬！從今天起，我在你房中非得連宿十夜不可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瞧你還是省省罷！」

「怎麼？你不要我在你房中睡嗎？」

「只怕別人家的心中就要恨死了！我看你還是在我這兒少宿夜爲妙。她們年紀輕，比不得我，恐怕過不慣冷清吧！」

大姨太微微的一笑，怪俏皮的回答。不料羅武智聽了，倒又觸動了心事。暗想，韻芬的話很不錯，她們兩個年紀這麼輕，如何過得慣孤單單冷清清的生活？我若一走之後，她們還不是樹倒猢猻散的跟人走了嗎？她們跟了人倒小事，我這個烏龜街頭可太不好聽了呀！唉！女孩子家不懂事，只曉得叫爸爸愛國，但她也替爸爸的環境想想，我是多麼不容易出走呢？羅武智在這般思忖之下，他把出走的意思想完全打消了，由不得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

大姨太見他聽了自己的話，却呆呆地出神，結果又唉聲嘆氣的樣子，一時心頭感到了奇怪，遂推推他肩膀。低低地問道：

「怎麼啦？呆若木雞的樣子，瞧你今天好像有什麼心事的神氣。我和你是夫妻，你好好歹也說出來給我聽聽罷！」

「我今天果然有一樁不容易解決的心事，你不問，我原也要來跟你商量的。」

羅武智方才很坦白的說出來，大姨太那顆心兒先別別地跳了兩跳，有些驚慌的神情，問他什麼心事？羅武智遂低低的說道：

「剛才日本司令部的武吉大隊長到我這裏來過了。……」

「什麼？日本軍官認識你嗎？」

大姨太不等他說完，先急急的問下去說。羅武智微微地皺了眉頭，噴去了一口烟，搖搖腦袋。說道：

「我怎麼會認識日本軍官呢？」

「那麼他來找你幹嗎？」

「因為他們進了租界之後，一般西洋人都被他們革職，這些公務機關的事情，就少了人手。過去我是局長，所以司令部裏聞名到來拜望我，要我登台擔任警務處處長職位，來維持地方上治安。我有些委決不下，所以來問問你，你以為答應好呢？還是拒絕好？」

羅武智說完了這兩句話，緊緊地握着她手兒不放鬆。大姨太本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子，她當然無知無識，對於國家觀念，民族思想，可說一些兒也沒有。當下聽了他的話，便顯出驚喜的樣子。說道：

「日本人打進了上海，他沒有看輕我們，反而請你去做官嗎？天下那有這一種事？你不要吹牛皮，跟我開什麼玩笑？」

「人家正經的跟你商量，你又說我開玩笑了。我吃飽飯沒有事，會跟你開這種玩笑嗎？」

大姨太見他十分認真的樣子，遂也相信了。於是沈吟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